

獻給月亮

【台灣】林曉筠



花城出版社

献给月亮

〔台湾〕林晓筠
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天性浪漫的女作家柴昱，由于独居的孤单寂寥，在一个午夜给一个陌生男人打了一通电话，从此陷入了一场情感的风暴之中……

爱情的发生有可能是在很偶然之中，但要把那个瞬间的吸引，变成永恒的爱，却不是简单的事。

在林晓筠真挚的笔下，柴昱与孔维乔的富有戏剧性的相识，和瞬间的触动，终于变成了两个人长久的幸福，这是爱情的神话和梦想。

献 给 月 亮

林晓筠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0,000字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册

ISBN 7-5360-1146-6/I·1024

粤新登字05号

定价：2.80元

1

夜凉如水。

除了零星的车声和喇叭声，整个世界可以说是寂静的、带着美感的。

独居也许充满了孤单和寂寥，但同时也可以享有个人自由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品质。

柴昱斜靠在椅垫上，双腿伸得直直的，烟灰缸上搁着一支点燃的烟，烟雾袅袅的上升，变幻着图样，虚无飘渺，就像人生。

柴昱本身是个浪漫的人，她喜欢所有浪漫的事和浪漫的感觉，她受不了一丁点的庸俗和平凡。

她很好奇，因为她是写小说的。

她更喜欢刺激，喜欢新鲜，喜欢所有不合常理的东西或是事件。

现在是凌晨三点。

柴昱懒懒的站起身，弯腰拿起桌上的眼镜，拨弄了下头发，做出门的打算。

她所租的大楼隔壁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“Family Mart”，她可以去买一杯热腾腾的咖啡。

她有咖啡，只是她不想自己冲泡。

她知道时间已晚，但是她不怕，她习惯了在深夜里独行，在这个都市丛林里，她有把握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！想令她受到伤害并不是一件易事。

柴昱边走边喝着咖啡，忽然被墙上一张红色，划了无数个心形的纸条给吸引住。

谁没有好奇心？！

她驻足伫立于纸条前。

看完后不知道是该一笑置之还是抛到脑后，她忍不住的又再看了一遍内容：

“寂寞吗？

孤单吗？

需要爱吗？

请电：5 8 2 3 1 4 4”

柴昱的好奇心比一般人强，她自己知道。

默默的在心中记牢了电话号码，她肯定自己会拨这个电话，她肯定自己绝对不会视而不见。

这张纸条的主人是男是女？

心理正常吗？

抑或是某个变态人，存心戏弄他人的玩笑？

试试反正没有损失，虽然太阳底下已经没有啥新鲜事，

但是说不定可以给她不少写东西的灵感，也说不定可以增加不少乐趣！

套句现在最流行的口头禅：“很好！我喜欢！”

打开大门，拔出钥匙，随手将纸杯往茶几上一搁，迅速的拿起笔记下了电话号码。

挺有意思的！

看看墙上的石英钟，已经快四点了。凌晨四点！

她拿起话筒，嘴角微带着笑意的开始拨号。

电话响了几声——

“喂！？”一个惺松又带着怒意的声音。

是个男人的声音！

而且还是个非常成熟、非常男性化的声音！

柴昱有些退缩，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开口，说不定对方以为她是一个专门用电话进行性骚扰的人，更有可能的是她碰上一个心理变态的！

“再不出声我就要挂上电话了！”他警告道。

“你好！”柴昱有点沙哑的声音正经由话筒传送。“我看到了纸条……”她自己连话都接不下去了。

这真是太荒谬了！如果她真的睡不着，真的那么无聊的话，她可以吃一颗安眠药，她可以站在阳台上数星星，她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累死，而不是……

“什么纸条？！”口气缓和了一点，他的声音也清醒了一点。“你到底打几号？”

她对着话筒重复了一次电话号码。

“没错！不过你要找谁？”

“算了！”她决定放弃。

正要挂上电话——

“等等！”他喊道。

她又把话筒往耳朵上贴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？”他用命令的口气问道，很显然的他平日一定是个惯于发号施令，惯于支使别人的人。

“住在这个附近的人，今天凌晨如果有出门的话，现在大概都知道了！”她自认为幽默的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！”

柴昱正考虑要不要告诉他的时候——

“麻烦你解释一下！”他降低了原本高傲的口吻。

“纸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，写着：如果寂寞、孤单又需要爱的话，可以拨这个电话！”

话筒那端传来了一声模糊的诅咒。

她忍住笑。

他一定得罪了人，否则不会有人这么整他的！显然他自己并不知道，而且这通电话应该是他接到的第一通。

她马上就有点同情他了。

或许他已经没有好日子可过了，除非他去更换一个新的电话号码，这个城市里无聊、寻求新鲜和刺激的人太多了，他没有这么容易脱身或置身事外。

“小姐！请问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她的话里马上充满了警觉性和敌意。她开始后悔打这通电话，更暗暗责怪自己真是没事找事，说不定惹出麻烦来。

“我没有任何不良的企图！”他马上澄清。“我只是想去处理掉那些纸条！”

他的话合情合理。

而且就她由他的声音，谈吐去猜测、论断，他应该是个雅痞之类或中上阶层的男人。

“现在吗？”她问。

“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了纸条了！”他忿忿的说：“你以为这会我还睡得着？！你以为我还会在乎现在是大半夜？！”

“说得也是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
“刚刚没一会。”

话筒那端沉默了有五秒钟的时间。

“你这个时候还在外面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
柴昱知道他现在一定有很多的疑问。

他或许在猜测她的职业。

他或许在想她是个怎样的女人。

她可不打算满足他的好奇心，这会好奇的应该是她！

“你得罪了谁？”她答非所问。

“我知道就好了！”

“不管是谁，这个人可真叫你好看了！”

“我会找出是谁的！敢开我这种玩笑的人，不是不了解我就是胆子太大了！”

几句话，一个人的个性多少就看得出来。

她聪明的话，就该告诉他她的住址，当然不是完完全全她的地址，只是附近的街名，再扯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。

不过，她又好像没有这么理性。

“你会怎么做？”

话筒那端的人似乎愣了下。

“我还没有想到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”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幽默感。

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“好建议！”他夸赞道。

“谢谢！”她甜甜的回道，反正对方又不知道她是谁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？！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。

“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会打这通电话！”他解释道：“听你刚刚说了下纸条的内容，你应该有绝对的常识知道这决不是什么正经或合乎逻辑的事，但是你却打了电话！”

“我好奇！”

“换个更有说服力的！”

“我无聊！”

“还有呢？”他的声音带着笑意。

“我喜欢！”她则带着固执的语调。

他的笑声更明显了。

柴昱有些气愤，现在好像是她自己成了别人玩笑或戏弄的对象，太本末倒置了嘛！

“我很高兴你还笑得出来。”她冷冷的提醒他。

笑声止住了。

她得意的对自己一笑，有些人就是需要人提醒。

“可否请教一下你的芳名？”

“没有这个必要！”

“你宁愿我好奇的想个不停？”

“没有人要你花时间去想我的名字叫什么！”

“你一定很固执、倔强！”

话题真的愈扯愈远了。

她只要简单、明了的告诉他街名，就可以友善的挂上电话。

她也可以二话不说，管他三七二十一的挂上电话。

但是他们却愈聊愈多，忘了主题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！”他扬声问。

“长安东路212巷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纸条出现的地方，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！”她平板的说。“你最好连附近的几条街也晃一晃。”

“你常常令人出其不意，答非所问吗？”

“看人！”

“要结束这通电话了吗？”他竟有些依依不舍。

“还有什么好说的?!”

“你会再打来吗?”

“我不知道!”她说，接着她反问着他。“你喜欢在大半夜接到陌生女人的电话吗?”

“看人!”他顶她。

她不予置评。

“和你聊天很有意思!”

“我们并没有在聊天!”

“好!”他马上纠正自己的话。“和你说话很有意思!你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女孩。”

“不聊了!”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。“你还是快点去解决你的麻烦吧!说不定下一通你接到的电话，可不像我这通那么的‘正常’了!”

“再打来好吗?”

“我不知道!我不喜欢随便对人承诺!”

“好习惯!”

“拜拜!”她轻轻的挂上电话，不打算再给他回答的机会，懂得“适可而止”也是一项生活的艺术。

再说下去，说不定连她的生活和祖宗八代全漏了底。

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打电话给他。有理由再打给她吗?打了又能怎样?!她不是那种吃饱没事做的女孩，即使是为了找小说的题材。

她自认自己已经走出不成熟的梦幻。

她更不认为会发生什么小说中所虚构的情节，这是活生

生的现实生活，说不定对方已经结婚生子，说不定他是个又肥又矮又大小眼的男人！

想到这里，她自己都觉得好笑。

虽然她本身是写小说的，虽然她专门制造一些虚幻又满足女人想像的情节，但是她自己再实际不过了，所以她暂时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打了！

拉开椅子，往书桌前一坐，灵感突然的泉涌，一下子冒出很多新奇又不落俗套的点子。

感谢他！

感谢这通电话！

她知道怎么下笔写第一个章节了。

靳琼芳整个人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。

她的步伐慵懒，态度悠闲，怀中抱了一叠资料，打算今天晚上利用时间完成。

她一向自豪的就是她的责任感，工作在她的生活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，她一向也把OL的角色扮演得很好，不单只是为钱而工作，而是为工作而工作。

家门已在望。

一个熟悉、削瘦的身影攫住了她所有的注意力。

她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，再也迈不出一大步。

官国威？！

真的是他吗？！

他真的获释出狱了吗？

和昔日一样的，桀骜不驯的五官，英俊但充满了乖戾，浑身依旧散发出危险和不安定的气息。牢狱生活并没有变化他的气质，他并没有改变！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吊儿郎当、满不在乎，他一点也没有因为牢狱生活而变得内敛、沉稳。

他还是那个官国威！

官国威将原本叼在嘴上的烟随手一扔，大步的走向靳琼芳，岁月没有办法淡化他对她的思念，原本他以为可以忘掉她——这个他嘴上不说，心中却始终念念不忘的女人。

如果说他在狱中还有一丝牵挂，一丝放心不下，那也只有她了。

他和她做了五年的邻居，两人始终保持着一种若有似无的微妙感觉在，而他从头到尾也没有明白的向她表示过，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加把劲，应该不是问题。

但是她却始终令他自惭形秽。

她念的是一流的国立大学，而他只是个在破五专里混证书的坏学生。

她浑身充满了傲气和灵气，大有不把全世界的男人放在眼里的豪气，没有什么人可以令她服气。她最大的能耐就是一个简单又凌厉的眼神，就可以让他把所有的话全吞回肚子里去。

官国威自认为自己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拴住他，可以治得了他，他宁愿一辈子游戏人间，也不愿意成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。

但是他好怕靳琼芳会成为别人的老婆。

他无法解释自己的心态——

两年的牢狱生涯总算是结束了，可是在她的心中，他现在八成是连屎都不如了。他还能指望她怎么样？！是他自己犯的错，以前他只是不务正业，东混西混，现在他则是一个坐过牢的人了。

他真的还有资格，还有脸站在她的面前吗？

他是不是想见她，兴奋的过了头，迫不及待的跑来自取其辱？！

靳琼芳打量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。

“出狱了？！”她淡淡的一笑，笑容中带了点嘲弄。

“不是逃狱！”

“恭喜你了！”她并不是很真诚的。

她太了解他入狱前过的生活，每天不是呼朋唤友花天酒地，就是通宵喧哗、打麻将，在他家进进出出的女孩更是数不清，所有的邻居都心知肚明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但是也正由于他是官家在四个女儿之后，好不容易生出来的宝贝儿子，所以简直是把他宠上了天，换了几间专科学校才混毕业，不知道背后动用了多少的关系。

他是一个极吸引女孩注意的男人。

她承认！

但是她也清楚在他那股狂妄而邪门的魅力之下，有的是一颗怎么放荡、无法收拾的心，所以她聪明不去做傻瓜，不去迷他，明哲保身！

到目前为止，她做得很好！

官国威知道自己又碰了一个软钉子，他撇了撇嘴。一切都没变，她对他依然是不假辞色，依然是那么冷漠。

“你还没有结婚?!”他没有话找话扯。

“官妈妈知道我没有结婚!”

“我没有问我妈!”

“你可以问她啊!”她故作热心的建议道：“关心邻居没有错，没有人会说什么的!”

他真想吼她两句。

难道他真是如此的惹她厌吗?

难道她就不能给他一点好脸色吗?

“你还有事吗?”

“讲几句话会要你的命啊?!还是你怕我会就地强暴你?!”他没好气的说。“我对你没那种兴趣。”

她狠狠的瞪着他，他们是上辈子互欠对方的吗?她搞不懂，他明明知道她平日就看他不顺眼，尽可能避开他，但是他却始终喜欢逗她，逼她发火。

他以为她拿他没辄吗?

“哼!”她下巴一扬，一副不屑的模样。“谅你也没有这种胆量。”

他的眼中散发出一种异样、炽热的光采。

她本能的退后一步，警戒的望着他。

“不要试我的胆量。”他淡然的说：“没有什么我不敢的，连人我都敢杀了，何况是这种小事。”

她相信!

不要惹官国威！

避开官国威！

和他是隔壁邻居已经够冒险的了，她不该再心存挑衅，否则吃亏、受害的是她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犯不着和他一般见识，逞一时之勇，她又能得到什么？！

心碎而已！

想通了这一点，她首先投降，想从他的身边绕过。

他没有为难她。

她正暗自庆幸之余——

“靳琼芳！事情不会就到此为止的！”他撂下话，头都没有回，好像是下挑战书般。

她不想逞口舌之快，拿出钥匙打开了大门，为了扳回一城，她回了他一记极为响亮、愤怒的摔门声。

官国威此时才放柔了脸上的表情，嘴角微扬，她没有变，他不怕碰她的钉子，他也不怕看她的脸色。

几年来不都是如此吗？

曾敏是个相当艳丽又极有手腕的女人。

进入房屋仲介那行也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，她就自己打响了知名度，俨然就是她那一行的一颗闪亮巨星般，很多人都知道Beatrice曾。不管赞不赞同她，她的确也颇富心机又擅口才，八面玲珑，和什么人都可以交朋友，都可以搭得上话。

因为一幢房子的交易，使她认识了孔维乔，也令她坠入

了情网。不轻易对感情认真，眼界奇高，想嫁个“人物”的她恋爱了。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感情冷漠，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但是孔维乔推翻掉了这个她一直以为是事实却不是事实的事。

他们上过床，但是她知道孔维乔并没有爱上她。对他而言，她不过是他众多女人之中的一个，他有的是钱，他玩得起，他花得起！

但是曾敏可不这么想。

她一定要拥有他！像样的男人不多了，机会稍纵即逝，错过他不知道要再寻觅多久！

她绝对不会让他离开她！

她会受不了的！

但是他开始疏远她，开始拒接她的电话，开始对她冷冰冰的，只差没有明白的告诉她他们已经结束。表面上她装得无所谓，她不敢在他面前表现得太在乎，她知道男人讨厌没有骨气又死缠的女人。

男人都怕束缚。

男人怕被婚姻和爱情绑死。

所以曾敏让自己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她也不会让他太闲，她技巧的给孔维乔制造了点小小的骚扰和麻烦。

不能让他太好过日子！

门也没敲的，她直接打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
孔维乔和秘书都有些讶异的看着这突然的访客。

曾敏做作的在敞开的门上敲了敲，一脸的无辜。